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景岳全書卷四十一



皇
 宋
 書
 卷
 四
 小
 說
 則

張介賓撰

日
吐
清
音

無
人
而
之
者
其
氣
必
清

日
吐
清
音

無
人
而
之
者
其
氣
必
清

負熱者十中一二但察
緩肢體清涼或神氣疲
涼藥古人云脾虛則嘔

胃虛則吐者是也蓋飲食入胃不能運化而吐者此脾氣虛弱所以不能運也寒涼入胃惡心而吐者此中焦陽氣受傷所以不能化也若邪在中焦則止於嘔吐若連及下焦則并為瀉矣故在中上二焦者宜治脾胃連及下焦者宜調脾腎若非實熱火邪而妄用寒涼消伐者無有不死

一小兒虛寒嘔吐凡無故吐瀉察其無火者必生冷寒氣傷胃所致今小兒所病大約皆是此證宜養中煎或

溫胃飲為主治其次則五君子煎理中湯冬朮煎○若兼血虛燥渴者宜五君子加當歸○若兼脾腎虛寒或多痰涎或兼喘促宜理陰煎甚者人參附子理陰煎為最妙勿謂嘔吐不宜熟地也○若脾氣無寒或偶有所觸雖吐而不甚者宜五味異功散○若脾中寒滯氣有不順而嘔吐者宜藿香安胃散○若上焦不清多痰兼滯者宜六君子湯或更加砂仁炮薑木香

一小兒傷食嘔吐若誤食不宜之物或停積滯濁以致

吐者必胸膈脹滿或肚腹作痛此其中必有餘邪宜和胃飲益黃散○若但有食滯而胃不寒者宜大和中飲小和中飲○若食滯兼痰而吐者宜二陳湯六安煎苓朮二陳煎○若飲食雖滯而因脾虛不能運化者此其所重在脾氣不在飲食止宜養中煎溫胃飲或理陰煎聖朮煎之類以培其本不可因飲食之故而直行消伐也

一小兒胃熱嘔吐者其證最少蓋內熱者多不致吐即

亦有之其必多食炙燂甘甜之物以致滯積胃口或夏間胃暑及臟氣素熱者乃有之凡治熱證必須詳辨的確勿得以假熱作真熱也○凡胃火內熱嘔吐者察其證必煩熱作渴喜冷察其脉息必洪大滑數火之甚者宜瀉黃散玉泉散或竹葉石膏湯○若有痰食之滯兼火作吐者宜二陳湯加石膏黃連山梔或加山查麥芽之類○若脾胃虛弱而兼火者宜人參安胃散胃橘皮竹茹湯○若胃火嘔吐作渴者宜竹茹湯○若夏月冒

熱陽暑傷胃者必煩熱大渴吐瀉並作宜五味香薷飲
或十味香薷飲或竹茹湯或橘皮竹茹湯若內熱之甚
者宜益元散玉泉散主之然暑有陰陽之辨若因天氣
暑熱過用生冷以致傷胃而為吐瀉者此屬陰暑則宜
煖胃溫中如前虛寒治法或用五苓散亦妙凡本條之
藥絕不可用

薛氏曰凡暑令吐瀉手足發熱作渴飲冷者屬陽證宜
清涼之劑若手足並冷作渴飲湯者屬陰證宜溫補之

劑故病有屬陰者誤用寒涼之藥死後手足青黯甚則遍身皆然於此可驗

一小兒吐瀉并作者本屬內傷然有因寒氣自外而入內犯臟氣而然者有因生冷不慎致傷胃氣而然者有因中氣本弱飲食失宜而然者邪傷陽分則為吐邪傷陰分則為瀉若吐瀉並作則陰陽俱傷之證也此當察其有滯無滯詳辨其虛實而治之○若吐瀉初起邪滯未清者必有胸腹脹悶實滯等證此宜先用和胃飲苓

木二陳煎之類以清上焦之氣○若吐瀉初起腹脹腹痛而拒按者宜先用胃苓湯或五苓散加乾薑木香之類以分下焦之清○若上無脹滯或所吐既多而嘔惡不已此其上焦豈尚有物但察其形氣困倦總惟胃虛而然若虛寒不甚者宜五味異功散然無寒不作吐故惟五君子煎六味異功煎及養中煎溫胃飲之類皆最宜也○若下腹雖痛而可按可揉或腹寒喜熨或所瀉既多而泄仍不止此其下焦必空虛已極惟脾腎虛寒

不能固攝而然非胃關煎不可其稍輕者或用四君子
加肉豆蔻補骨脂丁香之屬若虛中兼滯者或助胃膏
亦可酌用○其或果由胃火則火逆於上熱蓄於下亦
能為吐為瀉然必有火證火脉者方是其證乃宜大小
分清飲或用香連丸或如前胃熱嘔吐條參而治之然
此證最少不得輕易混用

吐瀉新按

余季子於丁巳正月生於燕邸及白露時甫及半週余

見新涼日至虞裊裊之薄恐為寒氣所侵每切囑眷屬保護之而眷屬不以為意及數日後果至吐瀉大作余即用溫胃和脾之藥不效隨用理中等劑亦不效三日後加人參三錢及薑桂吳茱肉豆蔻之類亦不效至四五日則隨乳隨吐吐其半而瀉其半腹中毫無所留矣余不得已乃用人參五六錢製附子薑桂等各一二錢下咽即吐一滴不存而所下之乳則白潔無氣仍猶乳也斯時也其形氣之危已萬無生理矣余含淚靜坐書

室默測其故且度其寒氣犯胃而吐瀉不止若舍參薑
桂附之屬尚何術焉伎已止此窘莫甚矣思之思之忽
於夜半而生意起謂其胃虛已極但藥之氣味略有不
投則胃不能受隨拒而出矧附子味鹹亦能致嘔必其
故也因自度氣味酌其所宜似必得甘辣可口之藥庶
乎胃氣可安尚有生意乃用胡椒三錢搗碎加煨薑一
兩用水二鍾煎至八分另盛聽用又用人參二兩亦用
水二鍾煎至一鍾另盛聽用用此二者取其氣味之甘

辛純正也乃用茶匙挑合二者以配其味凡用參湯之
十加椒薑湯之一其味微甘而辣正得可口之宜遂溫
置熱湯中徐徐挑而與之陸續漸進經一時許皆咽而
不吐竟得獲效自後乳藥皆安但瀉仍未止也此自四
鼓服起至午未間已盡二兩之參矣參盡後忽爾躁擾
伸吟煩劇之甚家人皆怨謂以嬰兒嬌嫩臟腑何堪此
等熱藥是必燒斷肚腸也相與抱泣余雖疑之而不為
亂仍寧神熟思之意此藥自四鼓至此若果藥有難堪

何於午前相安而此時遽變若此其必數日不食胃氣
新復而倉廩空虛饑甚則然也傍有預備之粥取以示
之則張皇欲得其狀甚急乃與一小盞輒鯨吞虎噬又
望其餘遂復與半碗猶然不足又與半碗遂寂然安卧
矣至次日復加製附始得瀉止全愈嗚呼此兒之重生
固有一天命然原其所致之因則人之臟氣皆繫於背褥
薄夜寒則寒從背俞而入內干於臟中必深矣原其所
治之法則用藥雖當而氣味不投無以相入求效難矣

及其因饑發躁使非神悟其機倘妄用清涼一解則全功盡棄害可言哉故余筆此以見病原之輕重氣味之相關及診治之活變有如此關係者雖然此特以已之兒故可信心救療如是設以他人之子有同是病者於用參數錢之時見其未效不知藥未及病必且煩言嘖起謗其誤治改用苦寒無不即死而仍歸罪於用參者此時黑白將焉辨之故再贅其詳用以廣人之聞見云都聞錢旭陽長郎年及兩週季夏間以生果傷脾因致

先瀉後痢旭陽善醫知其不過傷於生冷乃與參朮薑桂溫脾等藥瀉痢不愈而漸至唇口生瘡乃謀之余曰此兒明為生冷所傷今不利溫藥將奈之何余曰此因瀉傷陰兼之辛辣遽入而虛火上炎耳非易以附子不能使火歸原也因用二劑而唇口瘡痛咽腫倍甚外見於頭面之間而病更劇矣又謀之余曰用藥不投如此豈真因濕生熱耶余診之曰上之脉息下之所出皆非真熱本屬陽虛今熱之不效雖屬可疑然究其所歸寒

之則死必無疑也意者藥猶未及耳旭陽曰尚有一證似屬真寒今其所用湯飲必欲極滾極熱者余等不能入口而彼則安然吞之即其喉口腫痛如此所不顧也豈其證乎余曰是矣是矣遂復增附子一錢五分及薑桂肉果人參熟地之屬其瀉漸止瀉止而喉口等證不一日而全收矣疑似之間難辨如此使非有確持之見萬無一生矣余自經此以來漸至不惑後有數兒證治大同者俱得保全憶此不惑之道其要何居在知本之